

谷 应

“海豚号”在起锚

新 蕾 出 版 社

“海豚号”在起锚

谷 应

★

新 蕾 出 版 社 出 版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875 插页6 字数136,000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统一书号: R10213·157

定价: 0.53元

内 容 说 明

搜集在这本小说集里的作品，是作者十余年来发表的中、短篇小说结集。这些小说，反映了当代少年儿童的学校生活、社会活动，歌颂了孩子们美好的心灵。

作品构思新颖，语言生动，富有儿童情趣，读起来耐人寻味。

目 录

两道杠·····	1
伶俐与笨拙·····	15
亲人·····	23
纸鹤·····	38
难回答的问题·····	46
乌日麻赶节·····	52
花炮·····	61
航天大王和皮囡囡·····	76
阿灼的小刀·····	88
我们男生和她们女生·····	102
“海豚号”在起锚·····	155

两 道 杠

提起这件事我就脸红，可最初我认为它不过是件小事情……

它发生在我们中队委员会改选一个星期以后——也就是我当上中队长以后。为了让你听得明白，我得从我当上中队长那会儿说起。

我被选上中队长了。你别以为一个矮个儿女同学就不会受人拥护，我们五年三班随便哪个同学都可以证明，改选时我是七个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哩。当唱票人宣布：“朱冬蓓，四十二票”时，同学们都冲我鼓掌，我呢，低下头，闭上嘴，心口怦怦直跳。我很明白同学们为什么选我，上学期我管理的小图书站在全校受到表扬，还发给我一本精装的《白雪公主》。因为这件事，同学们认为我挺有能力，相信我会当个好中队长的。

头一天我有点儿紧张，第二天，紧张劲儿过去了，我心里就变得美滋滋的。我敢说，一个刚被选上中队长的人没法不美滋滋，因为从他胳膊上添了两道红杠杠以后，他会很明显地觉出同学们听他的话，很拿他当回事，老师们也重视他的意见。总之，他在班上是个人物，在全校也有点出名了……

我不就是这样吗？看上去，我还是原先那个穿花格衬衣，扎小辫的朱冬蓓，可是，这个朱冬蓓不是原先那个图书站小管理员了，她的左胳膊上有了光荣的“两道”（我们都管小队长叫“一道”，中队长叫“两道”）。她是全班同学的“一把手”，在全校，也是数得着的小干部了。

现在我才知道，一个中队长如果老惦着自己是个“人物”，为这个，心里老是美滋滋的，那他恐怕就要栽跟头了。可当时我一丁点儿也没觉出来，直到那件不大光彩的事情发生……还是让我告诉你那件事吧。

开始，是肖丽找我调换座位，她换到门口我的座位上，我呢，搬到了她的座位上。她的前排是侯一飞，侯一飞旁边是贾涛。

你知道侯一飞吧？就是外号叫“小弥猴”的那个留级生。

“小弥猴”这外号对他实在合适，他黑黑瘦瘦的，两只离得挺近的小圆眼睛一骨碌一个主意，又鬼又机灵，只是他那点鬼机灵从来不用在学习上，要不，他怎么会留级呢？他除了体育和美术，没有一门功课及格，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上课听讲的习惯。上课时，大家都觉得他在偷偷地鼓捣什么把戏，可谁也说不出来他究竟搞了些什么。当然，跟他坐同位的人不会不知道，最糟的就是，谁要是跟侯一飞坐同位，没几天，功课准得陪着他一块往下出溜。你没见过侯一飞的作业本吧？那上头不是“差”就是“劣”，考试卷上不是28分就是31分，老师批评他二十回，他会二十回答应老师改正，等老师一转脸，他又变成老样子了。他旁边的座位上已经换过四个同学，这四个同学没有一个能招架住他那些把戏。你瞧，侯一飞就

是这么个难办的角色！

来到肖丽座位上，我打算观察一下侯一飞上课时究竟在干啥，不到两节课，我就有了重大发现。起初是侯一飞偷偷塞给贾涛一张纸条，一会儿，他俩的脑袋就轻轻摇晃起来了，我从他俩的肩膀缝里一瞧，好！他俩在抽屉里摆弄大象转笔刀、黑猫头自来水笔和几只铅笔头耗子哩！为了看得更清楚，我两手撑住桌面，微微抬起了身子。

“朱冬蓓，你在干什么？”正在讲解成语的何老师问道。

我连忙举手：“报告，侯一飞和贾涛在抽屉里演动物戏。”

“贾涛！”何老师指着黑板，“请解释一下这句成语。”

贾涛抻着甲克衫的拉锁，脸涨得通红，话可是一句也说不出来。

停了一会儿，贾涛还是说不出话，何老师就把侯一飞叫起来：“你解释解释吧。”

侯一飞偏着脑袋，盯住黑板上“坐享其成”四个字看了一会儿，眼珠一骨碌，说道：“坐……坐享……其成，就是坐在亭子里等着……其他的事都办成了……”

他把“享”字念成“亭”字，就有人吃吃笑了，再一解释，同学们实在忍不住，都笑得前歪后倒。何老师好象也想笑，但她拼命忍着，走到侯一飞和贾涛桌前。

“你们的动物演员呢？”

大象、黑猫和耗子被请出来了。

我又报告：“何老师，侯一飞还传给贾涛一张纸条。”

贾涛交出纸条，何老师看了看，说：

“请侯一飞同学给大家念念。”

侯一飞挺不情愿的，可在班主任何老师面前又没法子，只好含含糊糊地念道：“……马戏团最新节目笨象和黑猫。笨象对黑猫说：我多大你多小，我能将树连根拔，你呀只会咪咪叫。一群耗子跑出来，笨象咋也抓不着，黑猫扑上去，一口一个吃掉了……”

“还有呢，把它念完。”

侯一飞象吞下了一勺蓖麻油，摆摆下颏，咧咧嘴，又念：“把你的五个铅笔头拿出来当耗子……”

“坐下。”何老师说，“为了不影响上课，侯一飞和贾涛下课后到我办公室去一趟。朱冬蓓，你跟贾涛换换座位。”

“这是肖丽的座，她闹肚子。”

“肖丽病好了再搬回来，贾涛换到朱冬蓓的座位上去。”

何老师朝我点点头，我明白她的意思，把一个中队长调到后进生旁边，再笨的人也懂得那是为了什么。

我说不上心里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跟一个总得28分的人坐一个位，谁会情愿呢？可是，全班四十五个同学中，何老师单单挑上了我，就因为她相信我能把侯一飞管住呀。这使我心里有那么一点……一点什么我说不上来，反正，何老师要是挑上了别人，恐怕我还会不大舒服呢。

第二天肖丽不闹肚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了。我问她：

“你就一点没看出侯一飞上课尽搞小动作？”

“我看出的。”

“那你干嘛不管呀？”

“我……我怕……侯一飞可厉害了。”

“这可不对。从现在起，你跟我配合好，把侯一飞管住，

行不行？”

“行。有你这个中队长在这儿，我就不怕侯一飞了。”

肖丽瞧着我，她的眼神叫我心里特别舒服，她还没有入队，她是多么崇拜两道杠杠的中队长哟。为了这个，我也得把侯一飞管住。

开头几天，我真是挺有成绩哩。我严肃地坐在侯一飞旁边，注意着他是不是在好好听课。有一回，他用钢笔在桌面上乱画，我一眼就看出他画的是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头那个戴大壳帽、举手投降的德国党卫军。我用铅笔戳他一下，他赶快用指头蘸唾沫涂掉了；又有一回他把连环画藏在抽屉里偷偷看，我伸手就拿走了那本连环画；不论他望着窗外的树枝发呆还是盯着地板缝发楞，我都用铅笔戳他的胳膊。肖丽跟我配合得很好，她只要发现侯一飞在搞小动作，就把脚从桌子缝里伸过去踹他。让一前一后两个女生管着，侯一飞当然很不得劲，他在凳子上蹭来蹭去，就好象他的屁股挨着一块烧热的铁板……不得劲就不得劲吧，我和肖丽一点也不放松，我们可是为他好呀。

这样过了几天，侯一飞的算术小测验第一次得了49分，这是个很大的进步呀，我心里真高兴，我对肖丽说：

“看见没有？侯一飞可‘飞’上去二十分啦！”

“是呀！”肖丽答道，“要不是你这个中队长管住了他，他一辈子拿不到49分！”

她那么佩服地望望我，又望望我胳膊上的中队长标志。我懂得她的心思，就说：“肖丽呀，你的毛病就是胆小怕事，从来不敢对坏现象进行斗争，还有，你的常识为什么才考62

分？克服了缺点，你也能戴上红领巾的。”

肖丽直劲儿点头，越发佩服地望着我，望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因为刚才我只是把何老师在队委会上关于肖丽的意见搬过来说了一遍。我赶快把话题扯回去：

“肖丽，咱俩照这样督促侯一飞，我敢说，期中考试他就能及格了。”

“那是一定的。”肖丽说。

以后的几天，侯一飞上课时好象自觉得多了，他不画、不玩、不吃东西、也不望着窗外发楞，他的桌上堆满了课本、作业本和草稿纸，他就趴在书本和纸张中间用功，我也不需要象前段时间那样盯住他了。

可是，在上算术课抄每日三题时，我发现上了他的当。我歪过身子想找他要一张草稿纸，却看见他趴在课本、作业本中间偷玩一叠小画片！

我可气坏了，侯一飞就这么蒙混我这个中队长呀！好吧，我得让他知道我这个中队长不是糊涂虫！



我原样不动地坐着，我要在他玩得最上劲时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侯一飞没留神我，他翻出一张画片，用食指在上头

蹭了几下，然后把鼻子伸到画跟前嗅。

他在搞什么把戏？我更加仔细地盯住他。

那画片只有课本的一半大，印着彩色画儿，画上的东西好象凸出来，又真又漂亮，画旁边是一行一行的外国字。侯一飞正嗅着的是一碟画片上的冰激凌，他的脸上显出男孩子们从冷食店跟前走过时的那副馋样，他把画上的冰激凌嗅了又嗅，这才翻过去。下一张是一朵紫色的玫瑰花，侯一飞又用指头蹭了蹭，嗅起来，他嗅得闭上了眼睛，好象那花儿真的多么香。再下一张，画着一只棕色的狐狸，侯一飞也蹭蹭它，凑上去嗅，这回他却皱起了鼻子……奇怪，难道画片能发出各式各样的气味来？他还在嗅，是一只黄澄澄的香蕉，那香蕉简直要叫他流口水……怪极了，那些画片恐怕有魔法吧？

我奇怪得不得了，好奇心越来越厉害，我忘了正在上课，忘了我是中队长，忘了我的任务是纠正侯一飞不专心听课的坏毛病，我什么都忘了。那魔法画片好象有一股吸力，把我一点一点朝它吸过去，我的胳膊肘碰到侯一飞了，他吓了一跳，两只手立刻捂住画片，惊惶地扭头看我，可他马上不慌了，安心地转回头，还笑了一笑。他没个不笑，因为他以为会看见中队长严厉的面孔，却看见了一张被“魔法画片”弄得迷迷糊糊的小丫头的脸。

他悄悄地把一张画片推过来，上面画着一杯冒热气的可可茶，我立刻用小指头蹭了蹭茶杯里那片巧克力色的地方，再凑上去嗅。天哪！一股香甜好嗅的味儿钻进我的鼻子，和真正的可可茶一样！侯一飞又推过来另一张——画着三只橘

子，一点不差，又酸又甜的橘子味就从画上那三只橘子身上发出来。下一张画着油漆桶和刷子，带着呛鼻子的油漆味，再下一张画着几尾鲤鱼，有一股鱼腥味……我把这几张画片翻来掉去的看，它们真是不可思议呀！

侯一飞好象明白我的心思，他推过来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日本朋友送给我姑姑她们印刷研究所的，叫气味印刷。”哦，原来是一种先进的印刷，我打算把画着冰激凌的那张拿过来研究研究，侯一飞却急急忙忙把画片往算术书底下一塞，原来，算术老师在黑板上写完“每日三题”，正回过身子，顺着桌子中间的夹道走过来。我立刻清醒了，连忙坐正身子在自己桌子上抄题。这会儿，“魔法”从我身上解除了，我有点心慌，因为我——中队长，被老师挑来帮助侯一飞，却在上课时跟他一道玩起来了。侯一飞会怎么看我？还有肖丽，她看见我玩画片没有呢？我回头瞅了瞅肖丽，她正生气地瞪着侯一飞，因为老师刚背转身向讲台走去，侯一飞马上又把画片拿出来玩。肖丽拿起小尺，捅了侯一飞的后脊梁一下，这时，下课铃响了，我们起立，说“老师再见”。等老师走出教室，侯一飞就转过身朝肖丽喊：

“喂，你干嘛捅我？！”

“你干嘛看画片？”

“谁看画片了！”

“你一直在看画片！那么点儿的小画片！”

侯一飞没词了，他飞快地瞄了我一眼，大概他以为我这个要求严格的中队长会站出来，承认自己也玩了画片，然后再帮着肖丽说话。我脑子里确实闪过这个念头，可这念头马

上被另一个念头压下去了，这是件小事情，一个新上任的中队长，可犯不着为这件小事情给自己来个“栽面儿”呀，我没作声。侯一飞见我不作声，就硬起来了：

“你胡说什么，造谣！”

“什么？！”

“你造谣！”

“我明明看见的，我给你告何老师去！”

“告去，告去！”侯一飞推了肖丽一巴掌，“小狗才不告去！”

我激动起来了，侯一飞太不象话，我不能看着他撒野！我站起来，准备上去保护肖丽，可我刚迈出一步就停住了，——刚才我没吭气，现在吭气好象更栽面儿了。我心里乱哄哄地走出了教室。

我听见肖丽哭着喊道：“怎么不敢，我就去告老师，就去！就去！”跟着，她就从教室里冲出来，抽抽噎噎地往教师办公室跑去。

糟了，肖丽去告侯一飞，当然会连我一块儿兜出来，就是她不提我，侯一飞也得拉上我！当然啦，这只不过是件小事，可是要让别人去告诉何老师，还不如我自己去对何老师说出来呢。只是现在晚了，肖丽大概已经进了教师办公室，我只有等着挨批啦……

下午上自习课，我什么功课也做不下去，何老师到教室来了三次，每一次我都等着从她嘴里点出“朱冬蓓”三个字，然后让我跟她上办公室，或者，就在全班同学面前批评我。可是，她第一次来发单元测验试卷，第二次布置后天看木偶

剧团演出，第三次什么事也没有，就是转了一圈。从她脸上看不出会发生什么倒楣事儿。我真纳闷，何老师在打什么主意呀？

放学了，我踢着一块石子儿，慢吞吞往家走去。肖丽追上了我，我没心思搭理她，我俩闷声不响地走完了整条街。往下，她该进东边胡同，我该进西边胡同，得分手了。她忽然站住，笑嘻嘻地瞅着我说：

“别发愁了，我没去告老师。”

“噢？”

“真的没去告。起先我是要告的，我都走到教师办公室门口了，可我没进去，我站了一会儿，就走开了……”她忽然有点不好意思，眼睛望着鞋尖，“如果光是侯一飞自己，哼，我不给他告老师才怪呢！”说完，她一晃脑袋，蹦蹦跳跳跑进了胡同。

我用手摸着发烫的脸蛋舒了一口气：我真傻，我直担心肖丽去告老师，就没想到一个要求入队的同学是不会有老师在老师面前揭中队长的短儿的。这么一琢磨，我简直有几分得意：中队长的两道杠杠，还真有点份量、真管点用呐！我望着肖丽越走越远的后影微笑起来，肖丽帮了我的忙，她真好，真够朋友！

转天队委会研究发展新队员，我提了肖丽。“她很有进步，”我说，“消灭了六十分，纪律也挺好的。”

“对，”一个队委说，“可她存在着缺点，就是胆小怕事，没有原则性。比如对侯一飞；她一直坐他后头，可他怎么胡闹她也不闻不问……”

“你怎么搞的？”另一个队委反驳道，“过去她是那样，可现在她改了。昨天侯一飞上课不守纪律，她还跟他吵起来呢，你怎么不注意人家的进步呢？”

提意见的队委没词了，大家一致通过肖丽入队，还推举我代表中队找肖丽谈话，要求她对待自己更严格些。

我为肖丽高兴，课间操时，我对她说：“放学咱俩一道走，中队通过你入队，让我跟你谈谈。”

肖丽兴奋地笑着，脸蛋红得象要放出光来。她非常想入队，二年级就提出过申请，现在她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她怎么能不高兴呢？这时我发现侯一飞在旁边偷听，还冲肖丽做鬼脸，我没理他。

打从我嗅过那些有气味的画片之后，侯一飞变得不大在乎我了，每节上课他都在玩，我挺生气，可是我好象理不直气不壮，不敢干涉他了。我只好假装看不见，这当然很糟糕，可我还没想好应当怎么办……

侯一飞可不管我打算怎么办，就在我们回到教室上音乐课，大家学唱《快乐的春游》时，他向肖丽发起了攻势。他把一团包着铅笔渣的废纸团向后扔去，纸团落在肖丽桌子上，铅笔渣撒了一桌子。肖丽忍着气，把废纸和铅笔渣扔到地上。侯一飞见肖丽不理他，立刻又扔一团，扔到第三团时，我实在看不过去了，我拿起铅笔，象过去一样戳了戳他的胳膊。这个办法昨天还是有效的，今天却不灵了，不单不灵，还遭到了侯一飞的反抗，他“哎呀”一声大喊起来，嚷得那么邪乎，同学们停止了唱歌，都往我们这边看。

“侯一飞，干什么？”音乐老师生气地问。

“朱冬蓓用铅笔戳我！”侯一飞站起来说。

“朱冬蓓，怎么回事？”音乐老师象有点不相信似的问我。

我扶着桌子站起来，觉得全身的血都落到脚上去了，我的脸色大概变得煞白，结结巴巴地说：“他……他扔纸……”

“我没有！”侯一飞一口否认了，他两眼洋洋得意地闪着光，分明是在向我示威：中队长，你能把我怎么样？

他扔纸团是千真万确的，纸团还在肖丽桌子底下呢，可我不敢分辩。我呆立着，心里又委屈又怨恨。同学们交头接耳嗡嗡成一片，他们朝我投过来的目光真叫我受不了，那些目光里有责备、有怀疑、还有失望……我不敢再看同学们，我低着头，拚命忍住眼泪。我的模样大概很可怜，软心肠的音乐老师就不再追问，她挥挥手，让我和侯一飞坐下了。

我坐在自己座位上，偷偷用手背抹去眼泪。侯一飞呢，装出一副规矩样儿，扯着嗓子唱歌……放学了，同学们背上书包回家，我还坐着不动，有人轻轻碰了我一下，是肖丽，她等着我代表中队跟她谈话呢。唉，我跟她谈什么呀？原来准备好的话一句也找不着了。肖丽的情绪也不好，我俩又闷声不响地走着。走完整条街，又到该分手的胡同口了，我俩搭拉着脑袋站住，肖丽瞅着衣服上的纽扣，细声细气地问道：

“中队长要找我……谈话吗？”

“嗯……”我努力想说几句，可什么也没说出来。刚才在全班同学面前丢脸之后，我没法代表中队找同学谈话了。我摇摇头，叹口气，脚脖子上象坠着秤砣，慢慢向我们家走去。走了几步，觉得不大对劲，又转过头来。肖丽还站在老地方，呆呆地望着我胳膊上的两道——两道鲜红的、中队长

的标志。但她眼睛里没有了原先那股又佩服又羡慕的神气，她只是伤心地呆望着。

唉，我难过极了。发生这一连串的倒楣事，仅仅因为我上课玩了一会儿四片！这点小事情对别的同学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就是有人告到老师那儿也没什么……可对于我，为什么就变得这么麻烦呢？我只不过想要保住中队长的面子，想不到却三倍地丢了面子……

肖丽还在呆望我胳膊上的“两道”，我也低下头望着它，它是那么鲜红、那么笔直，原先，它对我来说，是光荣的标志，我常常觉得佩带它的左胳膊好象特别轻快有劲，而现在，它看上去是那样严厉，它压在我的左胳膊上，那么重，我简直没法把胳膊举起。我的眼泪滴下来，滴在红杠杠上，它的红色变得更深、更鲜艳，它好象在说：是的，我很有份量，不是装样子，吓唬人的份量。佩带着我的人，就是小事情也不能含糊！

噢，它是对的！佩带着中队长标志的人，就是一点小事情也不能含糊，因为他应当在一切方面，包括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方面，做全中队的模范！

当我突然弄清这一点之后，我的两只脚和我的胳膊都变得轻松了，我用衣袖把眼睛擦干，跑到肖丽跟前，拉住她的手说：

“肖丽，你说侯一飞为啥敢对咱俩这么厉害？”

“哼，”肖丽气愤地说，“他是个坏包，逮住咱俩一点把柄大作文章！”

“他是不好，”我说，“最主要的原因你想过没有？”肖丽